

紀文達公遺集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九

孫樹馨編校

序

張爲主客圖序

張爲主客圖一卷世無刊本殆佚久矣其文時散見唐詩紀事中長夏養疴卽原序所列八十四人一一鉤稽排纂之可以考者猶七十有二張氏之書幾還舊觀矣顧其分合去取之間往往與人意不相愜豈如詩品源出某某之類約畧臆測耶抑爲去諸人甚近其說或有所受耶唐人論詩最不苟高仲武書鄭都官排之甚力

此書孤行唐末人無異詞又何也夫儒者識見繫乎學問之淺深吾黨十年以前所誦訶十年後再取閱之帖然悔者不少矣又安知愜吾意者必是不愜吾意者必非耶因鈔而存之識諸卷首

唐人試律說序

詩至試律而體卑雖極工論者弗尚也然同源別派其法實與詩通度曲倚歌固非古樂要不能廢五音也邇來選本至夥大抵箋註故實供初學者之剽竊初學樂於剽竊亦遂紛然爭購之於鈔襲誠便矣如詩法何今歲夏棗強李生清彥寧津侯生希班延慶郭生墉及余

姊子馬葆善從余讀書閱微草堂偶取其案上唐試律
粗爲別白舉其大凡諸子不鄙余言集而錄之積爲一
冊因畧爲點勘而告之曰余於此事亦所謂揣骨聽聲
者也然竊聞師友之緒論曰爲試律者先辨體題有題
意詩以發之不但如應制諸詩惟求華美則襍積之病
可免矣次貴審題批竅導會務中理解則塗飾之病可
免矣次命意次布格次琢句而終之以鍊氣鍊神氣不
鍊則雕鏤工麗僅爲土偶之衣冠神不鍊則意言並盡
興象不遠雖不失尺寸猶凡筆也大抵始於有法而終
於以無法爲法始於用巧而終於以不巧爲巧此當寢

食古人培養其根柢陶鎔其意境而後得其神明變化自在流行之妙不但求之試律間也若夫入門之規矩則此一冊書畧見大意矣是書也體例畧仿瀛奎律髓爲詩不及七八十首采諸說不過三兩家借以論詩不求備也詩無倫次隨說隨錄不更編也其詞質而不文煩而不殺取示初學非著書也持論頗刻覈欲初學知所別擇非與古人爲難也管窺之見不過如此如欲考據故實則有諸家之書在

後山集鈔序

後山集二十卷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也近雲間趙氏

刊行之顧衍記詩四百六十五篇編六卷文一百四十
篇編十四卷今本乃詩七百六十五篇編八卷文一百
七十一篇編九卷又衍記詩話談叢各自爲集而今本
談叢四卷詩話一卷又理究一卷長短句一卷皆入集
中則此本又非魏氏手錄之舊矣壬午六月從座師錢
茶山先生借閱令院吏毛循鈔之循本土人所鈔不甚
誤而原本訛脫太甚九卷以後尤不勝乙因雜取各書
所錄後山作鉤稽考證粗正十之六七乃畧可讀因得
究其大意考江西詩派以山谷後山簡齋配享工部謂
之一祖三宗而左袒西崑者則掇擊抉摘身無完膚至

今呶呶相詬厲平心而論其五言古剗削堅苦出入於郊島之間意所孤詣殆不可攀其生硬杈枒則不免江西惡習七言古多效昌黎而間雜以涪翁之格語健而不免粗氣勁而不免直喜以拗折爲長而不免少開合變動之妙篇什特少亦自知非所長耶五言律蒼堅瘦勁實逼少陵其間意僻語澀者亦往往自露本質然胎息古人得其神髓而不自掩其性情此後山所以善學杜也七言律嶽崎磊落矯矯獨行惟語太率而意太竭者是其短五七言絕則純爲少陵遣興之體合格者十不一二矣大抵絕不如古古不如律律又七言不如五

言棄短取長要不失爲北宋巨手向來循聲附和譽者
務掩其所短毀者並沒其所長不亦慎耶其古文之在
當日殊不擅名然簡嚴密栗可參置於昌黎半山之間
雖師子固友子瞻而面目精神迥不相襲似較其詩爲
過之顧世不甚傳則爲諸鉅公盛名所掩也余雅愛其
文謂不在李翱孫樵下又念其詩珠礫混雜徒爲論者
所藉口因嚴爲刪削錄成一編非曰管闕之見可以進
退古人亦欲論後山者核其是非長短之實勿徒以門
戶詬爭鬪然佐鬪是則區區之志焉耳

瀛奎律髓刊誤序

文人無行至方虛谷而極矣周草窗之所記蓋幾幾不
忍卒讀也而所選瀛奎律髓乃至今猶傳其書非盡無
可取而騁其私意率臆成編其選詩之大弊有三一曰
矯語古淡一曰標題句眼一曰好尙生新夫古質無如
漢氏沖淡莫過陶公然而抒寫性情取裁風雅朴而實
綺清而實腴下逮王孟儲韋典型具在虛谷乃以生硬
爲高格以枯槁爲老境以鄙俚粗率爲雅音名爲尊奉
工部而工部之精神面目迴相左也是可以爲古淡乎
朱華冒綠池始見子建悠然見南山亦曰淵明響字之
說古人不廢暨乎唐代鍛鍊彌工然其興象之深微寄

託之高遠則固別有在也虛谷置其本原而拈其末節
每篇標舉一聯每句標舉一字將率天下之人而致力
於是所謂溫柔敦厚之旨蔑如也所謂文外曲致思表
織旨亦茫如也後來織仄之學非虛谷階之厲也耶贊
皇論文謂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人生境遇
不同寄託各異心靈濬發其變無窮初不必刻鏤瑣事
以爲巧摺撫僻字以爲異也虛谷以長江武功一派標
爲寫景之宗一蟲一魚一草一木規規然摹其性情寫
其形狀務求爲前人所未道而按以作詩之意則不必
相涉也騷雅之本旨果若是耶是皆江西一派先入爲

主變本加厲遂偏駁而不知返也至其論詩之弊一曰
黨援堅持一祖三宗之說一字一句莫敢異議雖茶山
之粗野居仁之淺滑誠齋之頽唐宗派苟同無不袒庇
而晚唐崑體江湖四靈之屬則吹索不遺餘力是門戶
之見非是非之公也一曰攀附元祐之正人洛閩之道
學不論其詩之工拙一槩引之以自重本爲詩品置而
論人是依附名譽之私非別裁僞體之道也一曰矯激
鐘鼎山林各隨所遇亦各行所安巢山之遁不必定賢
於臯夔沮溺之耕不必果高於洙泗論人且爾况於論
詩乃詞涉富貴則排斥立加語類幽棲則吹噓備至不

問人之賢否併不論其語之真偽是直詭語清高以自掩其穢行耳又豈論詩之道耶凡此數端皆足以疑誤後生瞽亂詩學不可不亟加刊正然其書行世有年村塾旣奉爲典型莫敢訾議而知詩法者又往往不屑論之繆種益蔓延而不已惟海虞馮氏嘗有批本曾於門人姚考工左垣家借鈔顧虛谷左袒江西二馮又左袒晚唐冰炭相激負氣詬爭遂併其精確之論無不深文以詆之矯枉過直亦未免轉惑後人因於暇日細爲點勘別白是非各於句下箋之命曰瀛奎律髓刊誤雖一知半解未必遽窺作者之本源且卷帙浩繁牴牾亦難

自保而平心以論無所愛憎於其間方氏之僻馮氏之激或庶乎其免耳

儉重堂詩序

吾宗以文章著者梁有少瑜唐有唐夫元臯然詩集皆不傳明末蘖子先生崛起江左以詩鳴歿而無嗣遺集僅藏其外孫家

國初鞏昌太守子湘公及兄給諫孟起公徵君仲霽公皆以文藻鳴一時人比之河東三鳳徵君尤工於賦詠與蘖子先生名相埒流風餘澤沾被後昆故文安一派不特衣冠科第甲畿輔文章淹雅亦率能承其家學與

當代作者相頡頏。往在京師受讀。可亭伯父夔。繭集宏深奧。衍突過古人。循環雜誦不能釋。今歲偃亭伯父復寄示儉重堂集十二卷。首曰贈灑殘稿。皆少作。一往情深。有王伯輿之思焉。次曰餐霞閣集。家居食貧所作。次曰岱麓山房稿。岱麓山房續稿。官山東及解組後作。次曰赤城集。羈棲保定時所作也。至是遇益。蹇詩亦益進。次曰蓬山集。作於內邱。次曰希阮齋集。次曰華游集。作於內邱。解組後絕意人事。脫落町畦意象。所生方圓隨造矣。次曰古博浪集。次曰昆陽集。次曰愛吾廬集。皆就養河南之所作。老境恬愉。頽然天放。無復人間烟火語。

然軒昂磊落之氣尙時時來也大抵平生性情篤至寄託遙深纏綿悱惻不自解其何故人亦莫窺所以然又少時讀書有大志功名氣節皆不欲居古人下而遭逢坎壈所往輒窮自傷幸際唐虞不能與稷契夔龍共襄上治抑鬱憂愁無所發洩一寫於詩故其詩上薄風騷下躡宋元無不一一闡其奧而空腸得酒芒角橫生嘻笑怒罵皆成文章於東坡居士爲最近夫歡愉之辭難工愁苦之音易好論詩家成習語矣然以齷齪之胸貯窮愁之氣上者不過寒瘦之詞下而至於瑣屑寒乞無所不至其爲好也亦僅甚至激忿牢騷懟及君父裂名

教之防者有矣與觀羣怨之旨彼且烏識哉是集以不可一世之才困頓偃蹇感激豪宕而不乖乎溫柔敦厚之正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窮而後工斯其人哉
駒嘗介同年宮君璟超走書數千里求藥子先生集於句容其外孫慮有遺失不卽付意恒怏怏懼或湮沒不克傳世爲宗黨光今得是集紀氏詩有傳人矣儻他時有刊藥子先生集者與此編並行天地間彬彬郁郁百年前後相輝映不亦盛哉

冰甌草序

詩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發而爲言言出而成歌

詠協乎聲律其大者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次亦足抒憤寫懷舉日星河嶽草秀珍舒鳥
啼花放有觸乎情卽可以宕其性靈是詩本乎性情者
然也而究非性情之至也夫在天爲道在人爲性性動
爲情情之至由於性之至至性至情不過本天而動而
天下之凡有性情者相與感發於不自知詠歎於不容
已於此見性情之所通者大而其機自有真也彼至性
至情充塞於兩間蟠際不可漸滅者孰有過於忠孝節
義哉予嘗慕古人三管之紀每遇事有關於忠孝節義
者輒流連不置今夏客從上黨來持冰甌草一冊乞予

言以弁簡端是冊也乃詠胡母杜節婦也節婦及笄矢
柏舟操終養雙親繼續二嗣行建名立榮叨

旌典坊成遠近作詩以歌之洵騷壇盛事也予觀其苦
節自貞矢死靡忒乃天下至情人孝道允克義方無忝
乃天下至性人約畧生平有聲有光可歌可泣其噪藝
林而諧金石者真性情之感人者深以維持世道人心
於不替豈第揚風挖雅供几席間吟哦已哉因憶歲己
卯奉

命典試三晉入其境見士敦節操女尚貞良未嘗不歎
陶唐遺風未遠心焉儀之而胡氏子弟客游瀛海間者

又多恂恂雅飭益徵母教不衰不容以不斐辭爰搦筆而爲之序至詩之分葩競艷異曲同工要皆發乎情思抒乎性靈讀者自得於諷誦間無俟予之曉曉也夫

烏魯木齊雜詩序

余謫烏魯木齊凡二載鞅掌簿書未遑吟詠庚寅十二月

恩命賜環辛卯二月治裝東歸時雪消泥濘必夜深地凍而後行旅館孤居晝長多暇乃追述風土兼敘舊游自巴里坤至哈密得詩一百六十首意到輒書無復詮次因命曰烏魯木齊雜詩夫烏魯木齊初西蕃一小部

耳

神武耆定以來休養生聚僅十餘年而民物之蕃衍豐
膍至於如此此實一統之極盛書柳宗元有言恩報國
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詠
休明乃其舊職今親履邊塞纂綴見聞將欲俾寰海外
內咸知

聖天子威德邅隆開闢絕徼龍沙葱雪古來聲教不及
者今已爲耕鑿絃誦之鄉歌舞游冶之地用以昭示無
極實所至願不但燈前酒下供友朋之談助已也

愛鼎堂遺集序

三古以來文章日變其間有氣運焉有風尚焉史莫善於班馬而班馬不能爲尚書春秋詩莫善於李杜而李杜不能爲三百篇此關乎氣運者也至風尚所趨則人心爲之矣其間異同得失縷數難窮大抵趨風尚者三途其一厭故喜新其一巧投時好其一循聲附和隨波而浮沉變風尚者二途其一乘將變之勢鬪巧爭長其一則於積壞之餘挽狂瀾而反之正若夫不沿頽敝之習亦不欲黨同伐異啓門戶之爭孑然獨立自爲一家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又於風尚之外自爲一途焉明二百餘年文體亦數變矣其初金華一派蔚爲大宗由

三楊以逮茶陵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羣以庸濫庸廓
爲臺閣之體於是乎北地信陽巨野六倉歷下又出焉
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詭居聲牙爲高古以
抄撮餽飭爲博奧餘波四溢滄海橫流歸太僕齟齬爭
之弗勝也公安竟陵乘間突起么絃劍調僞體日增而
汎濫不可收拾矣汝陽傅莊毅公當羣言淆亂之時獨
稽古研精學有根柢深知文章正變之源流徒以國步
方難急需幹濟務其大者遠者不遑與詞章之士爭筆
墨之短長而案牘之餘不廢著作莫不吐言天拔蟬蛻
塵囂非所謂我用我法不隨風尚爲轉移者歟蓋公天

性孤介遇義所不可爲者雖觸忤權貴不少避言心聲也其人不諧時趨其文亦不諧時趨固其所矣公著書凡三十餘種明季兵燹率多散佚惟察蜀齒勝錄修玉錄僅著錄四庫全書中遺集十卷亦多殘闕今公六世孫翰林檢討先生汲拾編錄勒爲卷命

長君韓城令

校正刊刻以播世德之清芬不以余

爲弁陋屬余爲序余慨夫有明末造社論淵騰凡屬搢紳幾於人人有集類以麗雜詭僻之文轉相標榜末學膚受俯拾殘剩亦遂可依附取名莫不謂枚馬復生賈董再出韓歐而下弗屑也迄今一二百年或覆醬醎或

化塵埃而公之遺集乃巋然獨存豈非毅然自爲不隨
流俗爲俯仰剛正之氣足以自傳歟又何必規規然趨
風尚規規然變風尚哉

冶亭詩介序

冶亭宗伯以所編詩介示余人不求備詩不求多蓋唐
人河岳英靈集例也適客至共讀客慨然曰美哉七子
之餘響乎余曰子於七子有歉耶夫文章格律與世俱
變者也有不變必有一弊弊極而變又生焉互相激互
相救也唐以前毋論矣唐末詩猥瑣宋楊劉變而典麗
其弊也靡歐梅再變而平暢其弊也率蘇黃三變而恣

逸其弊也肆范陸四變而工穩其弊也襲四靈五變理
賈島姚合之緒餘刻畫纖微不至江湖未派流爲鄙野而
弊極焉元人變爲幽艷昌谷飛卿遂爲一代之圭臬詩
如詞矣鐵厓矯枉過直變爲奇詭無復中聲明林子羽
輩倡唐音高青邱輩講古調彬彬然始歸於正三楊以
後臺閣體興沿及正嘉善學者爲李茶陵不善學者遂
千篇一律塵飯土羹北地信陽挺然崛起倡爲復古之
說文必宗秦漢詩必宗漢魏盛唐踔厲縱橫鏗鏘震耀
風氣爲之一變未始非一代文章之盛也久而至於後
七子勦襲摹擬漸成窠臼其間橫軼而出者公安變以

纖巧竟陵變以冷峭雲間變以繁縟如塗塗附無以相勝也

國初變而學北宋漸趨板實故漁洋以清空縹緲之音變易天下之耳目其實亦仍從七子舊派神明運化而出之趙秋谷掇擊百端漁洋不怒吳修齡目以清秀李于鱗則銜之終身以一言中其隱微也故七子之詩雖不免浮聲而終爲正軌吐其糟粕咀其精英可由是而盛唐而漢魏惟襲其面貌學步邯鄲乃至如馬首之絡篇篇可移如土偶之衣冠雖繪畫而無生氣耳冶亭此集大旨以新城之超妙而益以飴山之劄刻誠得七子

佳處而毫不染其流弊者如以七子末派併其初祖而疑之則學杜者杈柯學李者輕剽亦將疑李杜乎哉客憮然而去會冶亭索余爲序因書以質於冶亭然歟否歟冶亭諒有以教我

鶴井集序

三山郭氏昆季與余游最久交亦最契後各以仕宦別去可新官畿輔相去僅數百里公事往來猶相見可遠則初以學官還閩旣而以軍功蒙

特擢又之粵東可典亦作令於浙江皆相去數千里惟音問相通矣然二十餘年性情無間則一也今年春可

遠可典均以薦舉來京師論文把酒歡若平生可遠言
所著臺灣紀事尙未脫橐俟成帙當見寄可典則出其
鵲井集見示皆其轉餉海上由浙之閩又由閩還浙作
也其在途諸詩雖經歷艱險而惓惓

王事無一毫計較利害之心其還鄉諸詩撫今懷昔孝
友睦嫻之意隱然流露於言表孔子論詩歸本於事父
事君又稱溫柔敦厚爲詩教可典是集可謂探比興之
原得性情之正不以雕章鏤句與文士鬪新奇而新奇
者終莫逮雖篇帙無多亦足以傳矣可新兄弟並負經
世才可遠當臺灣之變能以書生倡率義民左右闡帥

采入險阻縛渠魁於深巖密箐之中名達

九重邀不次之

知遇可典才不減兄顧不能一效執爻佐殲巨寇一展平生之抱負論者惜之然兵莫急於餉餉莫難於轉粟渡海又值蛟鰐縱橫往來窺伺之曰可典相度事勢進退合機使六十巨艘安然由越而達閩是亦足當折衝矣雖謂兄弟濟美可也可典求序因書數行質可遠併因可遠可典省兄東光之便質之可新至手足相聚家慶一堂歡忻親愛之意寫諸篇章必有更勝於軍旅倥傯之際倉卒而過鄉井者竄氏連珠之集余更拭目俟

之矣

郭茗山詩集序

鍾嶸以後詩話冗雜如牛毛而要其本旨不出聖人之
一語書稱詩言志是也蓋志者性情之所之亦卽人品
學問之所見富貴之場不能爲幽冷之句躁競之士不
能爲恬淡之詞強而爲之必不工卽工亦終有毫釐差
阮亭先生論詩絕句有曰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
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豈非柳州
猶役役功名蘇州則掃地焚香泊然高寄乎飴山老人
持詩中有人之說亦是意焉耳龍溪郭茗山先生耽書

嗜古不爲俗學嘗舉於鄉亦嘗爲學官然識度夷曠蕭然有松石間意不必不仕進亦不必定仕進卒投老山林以吟詠自適其所吟詠不必有意不求工如擊壤集之率易濂洛風雅之迂腐亦不必刻意求工如武功一派體物於纖微如西崑一派鑿心於組織就其近似者言之茶山劍南之間拔戟自成一隊殆相當矣余督閩學三年聞永福黃丈莘田時稱先生顧適當先生解官時竟弗及一見乾隆癸丑與伊子墨卿話及墨卿始與先生之子鼇雲攜先生集來求余是正余披閱再四歎所見殆過所聞鼇雲遂錄其菁華編爲此集乙卯夏鼇

雲將謀劄劄併乞余序以弁首先生往矣誦其篇章挹其遙情深致宛然坐對几席間雖謂之親見先生可也後之讀者因先生之詩以想見先生諒亦如余今日也詩者性情之所之與人品學問之所見殆不誣乎

香亭文稿序

孫樵謂文章如面諒哉斯言夫天下之人同是耳目口鼻也而百千萬億之中曾無一二貌相肖卽偶一二相肖而審諦細微亦必有終不肖者豈物物而雕刻耶氣化而成形萬物一太極故同稟一氣則同形一物一太極故各分一氣則各貌皆自然而然耳豈如模造面具

一一毫釐畢肖哉心之成文亦猶氣之成形也才力之殊無論矣卽學問不殊而所見有淺深則文亦有淺深故同一明道而聖人之言賢人之言大儒之言吾黨能辨同一說法而佛語菩薩語祖師語彼教亦能辨自前明正德嘉靖間李空同諸人始以摹擬秦漢爲倡於是人人皆秦漢而人人之秦漢實同一音茅鹿門諸人以摹擬八家爲倡於是人人皆八家而人人之八家又同一音模造面具其斯之謂歟久而自厭漸闢別途於是鍾伯敬諸人以冷峭幽渺求神致於一字一句之間陳臥子諸人更沿溯六朝變爲富麗左右佩劍相笑不休

數百年來變態百出實則惟此四派送爲盛衰而已夫
爲文不根柢古人是個規矩也爲文而刻畫古人是手
執規矩不能自爲方圓也孟子有言梓匠輪輿能與人
規矩不能使人巧是雖非爲論文設而千古論文之奧
具是言矣夫巧者心所爲心所以能巧則非心之自能
爲學不正則雜學不博則陋學不精則膚雜而兼以陋
且膚是惡能生巧卽恃聰明以爲巧亦巧其所巧非古
人之所謂巧也惟根本六經而旁參以史子集使理之
疑似事之經權了然於心脫然於手縱橫伸縮惟意所
如而自然不悖於道其爲巧也不有不期然而然者乎

余不能爲古文而少長京師頗聞前輩之緒論持以商
摧率斷斷寡合今老矣名心久盡不復措意於是事益
絕口不談不期無意之中得香亭侍郎所見與余合讀
其文於古人不必求肖亦不必求不肖於今人不必求
不同亦不必求同其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短而味長
言止而意不盡與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恒使人黷然有
思巽然高望余嘗泛舟嚴瀨浮嵐掩映清波見底一樵
一漁一花一草皆寥蕭有世外意以爲勝西湖金碧山
水故有何須更說江山好破屋荒林亦自殊之句今於
香亭之文始作如是觀矣會香亭自編文集成因書夙

所共談者以爲序

沽河雜詠序

雜詠風土自爲一集者唐以前不槩見今所得見者自南宋始然大抵山水名區追懷古跡一邱一壑皆足以供詩材又舊事遺文具有記載不過蒐羅典籍以韻語括之曾極董霜傑輩往往一集至百篇蓋以是也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華頗近於淮揚然置衛始於明置州升府割河間七邑隸之亦六七十年事耳故其地古跡頗稀明以前可屈指數河海襟帶港汊交通雖鳧汀鷺渚頗具水鄉之勝而地無寸山巖洞澗谷之幽深栖仙

靈而狎猿鶴者亦未之有也文士往來於斯不過尋園
亭之樂作歌舞之歡以詩酒爲佳興云爾無括其風土
都爲一集者非才不能地限之也蔣子秋吟偶客長蘆
獨能採掇軼事證以圖史爲沽河雜詠一百首仍摭拾
舊文以註之其考核精到足補地志之遺其俯仰淋漓
芒情四溢有劉郎竹枝之遺韻焉余不至斯土五十餘
年矣讀之宛如坐漁莊蟹舍之間與白頭故老指點而
話舊也後山詩云巧婦莫爲無麪餅如秋吟者真能爲
無麪餅矣註中所引有沽上題襟集近人作也余平生
不喜入詩社不能識諸君子亦未見是集然讀秋吟所

引風流婉約亦足當嘗鼎一臠秋吟此集與之聯鑣齋
鷺同爲藝林佳話無疑也彼南宋數家不出爾時江湖
一派者殆不足道矣

月山詩集序

詩必窮而後工殆不然乎上下二千年間宏篇鉅製豈
皆出山澤之癯耶然謂窮而後工者亦自有說夫通聲
氣者鷺標榜居富貴者多酬應其間爲文造情殆亦不
少自不及閒居恬適能翛然自抒其胸臆亦勢使然矣
惟是文章如面各肖其人同一坎坷不偶其心狹隘而
刺促則其詞亦幽鬱而憤激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

地一詩囚遺山所論未嘗不中其失也其心澹泊而寧
靜則其詞脫洒軼俗自成山水之清音元次山篋中一
集品在令狐楚御覽詩上前人固有定論矣乾隆乙卯
余纂八旗通志仿漢書藝文志例蒐求四庫之遺籍隋
珠和璧多得諸蠹簡之中桂圃侍郎因以家藏先公月
山詩集見示其吐言天拔如空山寂歷孤鶴長鳴以爲
世外幽人巖棲谷飲不食人間煙火者而固

天潢之貴族也其寄懷夷曠如春氣盎盎而草長鶯飛
水流花放以爲別有自得之樂不復與寵辱爲緣者而
固命途坎壈盛年坐廢者也此其所見爲何如所養爲

何如耶斯真窮而後工又能不累於窮不以酸惻激烈
爲工者溫柔敦厚之教其是之謂乎三古以來放逐之
臣黃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幾其託詩以抒哀怨者亦
不知其凡幾平心而論要當以不涉怨尤之懷不傷忠
孝之旨爲詩之正軌昌黎送孟東野序稱不得其平則
鳴乃一時有激之言非篤論也後之窮而求工於詩者
以是集爲法可矣會侍郎將付剞劂屬余爲序因推公
之志而抒其大旨如右

四松堂集序

桂圃侍郎旣刻其先德之遺集復哀輯伯氏敬亭先生

詩二卷文二卷筆塵一卷總題曰四松堂集問序於余
余讀之遙情幽思脫畦封多使人想像於筆墨外其
詩古體勝今體古體七言又勝於五言高者摩韓蘇之
壘次亦與劍南遺山方軌並行其文似從公安竟陵入
而逸致清言上追魏晉如讀臨川王世說新書範水模
山妙寫難狀如讀酈善長水經註柳子厚南遷諸游記
其筆塵亦宛肖六一之試筆東坡之志林無三袁纖俗
鍾譚佻薄之習蓋神思高邁氣韻自殊遂青出於藍脩
然自成一家也其亦人傑也哉雖平生足迹不出京圻
未能周游海岳以名山大川開拓心胸震耀耳目以發

其雄豪磊落之氣又甫得一官卽投閒色養中年坎壈
哀樂損人未能一展經綸之才以發其崇論閎議且天
不假年甫五旬餘而奄化未能如放翁誠齋吟卷積至
萬篇皆天之所限非人力之所能及然游覽未廣而一
邱一壑一觴一詠隨在怡然而自得鵬鷗逍遙遠近一
理得郭子元之懸解焉境遇不齊而情所應至率其性
真念所應忘解以禪悅夢蝶栩栩任其夢覺得漆園叟
之妙悟焉年命雖促而沈酣典籍密詠恬吟能立言以
傳於後世有桓譚五百年後之思焉則皆天限之以運
數而人勝之以學識者也其學識至不限於運數則先

生之學識深矣以是學識發爲文章文章之卓絕可知
矣然則侍郎以同氣之故校刻斯集爲因人以存其文
後之讀斯集者畢然高望慨然遠想固可因文以見其
人矣

袁清懋公詩集序

余兩女皆適袁曙海臬使子以臬使交最契也其得交
於臬使則以臬使兄清懋公故憶自乾隆戊辰至甲戌
清懋公方宦京師與秦學士澗泉盧學士紹弓張編修
松坪周舍人筠谿陳舍人筠亭王舍人穀原左舍人羹
塘丁舍人葑圃錢詹事辛楣及余與從兄懋園均以應

禮部試結爲文社率半月而一會商榷制義往往至宵
分中間暇日又往往彼此過從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
花命酒日夕留連時以詩句相倡和一時朋友之樂殆
無以加也數年間十二人中成進士者七各從仕宦相
晤遂稍稀又數年升沈聚散所遇不齊舊雨凋零宴游
閒寂惟清慤公與余尙時相見及公入參樞密出督畿
輔以遠嫌之故書問併疎至公華屋邱山而故友十歿
七八矣然追懷曩昔儼然如昨日事也嘉慶丙辰公次
子繼勤編公詩集爲四卷郵寄京師乞余爲序余啓讀
之宛然月下風前與公拈韻之日中懷裊觸百感蒼茫

能勿老淚縱橫哉公遭際

聖朝敷歷中外以經濟立功名以操守勵風節載在國史光耀汗青豈復藉月露風雲與詞客爭長短然詩以言志古聖所云心術學問皆於是見公詩和平溫厚無叫囂激烈之語平正通達無纖仄詭俊之意卽流蓮花月賦詠禽魚亦皆天趣盎然無枯槁蕭索之氣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耶公爲漁洋山人之孫壻漁洋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旨以妙悟醫鈍根而飴山老人顧執詩中有人之說以抵瑕而蹈隙左右佩劍彼此互譏論者謂合二家相濟乃適相成是亦掃除門戶之

見也公詩不愧爲王氏壻而讀公之詩慨然遠想可見
其人亦足以兼攝趙氏法其殆蟬蛻是非之外而毫無
畦町於中者乎是亦足見公心矣曩與公論詩嘗持此
議公不以爲非每持以告人或不盡相許今序公詩附
著此意於篇末知音者希之感又輾轉余懷矣

雲林詩鈔序

揚雄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爲賦言
也其義則該乎詩矣風人騷人遐哉邈矣非後人所能
擬議也而流別所自正變遞乘分支於三百篇者爲兩
漢遺音沿波於屈宋者爲六朝綺語上下二千餘年刻

骨鑊心千彙萬狀大約皆此兩派之變相耳末流所至
一則標新領異盡態於江西一則抽祕騁妍弊極於玉
臺香奩諸集左右斷斷更相笑也余謂西河卜子傳詩
於尼山者也大序一篇確有授受不比諸篇小序爲經
師遞有加增其中發乎情止乎禮義二語實探風雅之
大原後人各明一義漸失其宗一則知止乎禮義而不
必其發乎情流而爲金仁山濂洛風雅一派使嚴滄浪
輩激而爲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之論一則知發乎情而
不必其止乎禮義自陸平原緣情一語引入歧途其究
乃至於繪畫橫陳不誠已甚與夫陶淵明詩時有莊論

然不至如明人道學詩之迂拙也李杜韓蘇諸集豈無
艷體然不至如晚唐人詩之纖且褻也酌乎其中知必
有道焉光祿雲林先生早年貢成均領鄉薦而屢蹟於
禮闈中年登第通籍服官郎署介介自持以古儒者自
策勵晚年遭逢

聖主知遇方深而先生遽遘東萊之末疾不竟其用論
者惜焉平生寡所嗜好亦不甚喜通交游惟偶有所感
輒發於詩今就養京邸優游多暇乃自訂舊詩爲幾卷
令子秉綬余甲辰所取士也持以求序於余余反覆雜
誦覺先生之學問性情如相對語蓋不惟香奩玉臺之

辭萬萬不以入翰墨卽他所吟詠亦皆以溫柔敦厚之旨而出以一唱三嘆之雅音陸機云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以結繁先生其殆兼之乎是真詩人之詩而非辭人之詩矣余因序先生詩輒舉大序發情止義二語以起例亦以後人或流於一偏而雲林詩得性情之正爲可貴也

二樟詩鈔序

詩至少陵而詣極然唐人自李義山外罕學杜元結殷璠以下選當代之詩者亦無一家錄及杜其故莫詳也至於南宋始以少陵爲一祖而黃山谷陳後山陳簡齋

爲三宗於是江西體盛而呂紫微宗派圖作焉故江西者少陵之流別也所列二十七家人不盡江西詩亦不盡似杜併不盡似黃陳蓋黃陳因杜詩而葶甲新意呂紫微諸家又沿黃陳而極其變態各運心思各爲面貌而精神則同出一源故不立學杜之名而別得杜文外之意異乎嘉隆七子規規摹杜之形似宏音亮節實爲塵飯土羹也劉知幾論史家學古有貌同而心異有貌異而心同可以比例推矣至嘉定以後陸放翁劍南一集爲宋季大宗其學實出於曾氏故趙庚夫題茶山集有曰新於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咄咄逼人門

弟子劍南已見祖燈傳放翁作茶山墓誌又稱其詩宗
杜甫黃庭堅是陸出於曾曾出於江西之明證特源遠
流長論者不復上溯耳鐵樓先生生於江西而詩格出
入於劍南初官於滇近綰綬分符於畿輔凡仕宦之所
閱歷道途之所游覽以及家庭之離合朋友之酬酢意
有所觸輒寄諸吟詠其詞俊逸清新其旨則溫柔敦厚
雖不斤斤作黃陳體亦不斤斤作杜體其遙接江西之
派則灼然無疑也先生與余未相識而與余門人陳子
質齋交最厚不以余爲謏劣介質齋求序於余余初學
詩從玉溪集入後頗涉獵於蘇黃於江西宗派亦略闕

涯淡嘗有場屋爲余駁放者謂余詆謫江西派意在煽
構聞者或惑焉及余所編四庫書總目出始知所傳爲
蜚語羣疑乃釋今因先生是集爲著其詩格之所自且
明余於江西一派未有異同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田侯松巖詩序

同一書也而晉法與唐法分同一畫也而南宋與北宋
分其源一而其流別也流別旣分則一派之中自有一
派之詣極不相攝亦不相勝也惟詩亦然兩漢之詩緣
事抒情而已至魏而宴游之篇作至晉宋而游覽之什
盛故劉彥和謂莊老告退山水方滋也然其時門戶未

分但一時自爲一風氣一人自出一機軸耳鍾嶸詩品
陰分三等各溯根源是爲詩派之濫觴張爲創立主客
圖乃明分畦畛司空圖分爲二十四品乃辨別蹊徑判
若鴻溝雖無美不收而大旨所歸則在清微妙遠之一
派自陶謝以下逮乎王孟韋柳者是也至巖羽滄浪詩
話始獨標妙悟爲正宗所謂如空中音如相中色如鏡
中花如水中月如羚羊角無迹可尋卽司空圖所謂不著
一字盡得風流也沿及有明惟徐昌穀高叔嗣傳其衣
鉢王敬美謂數百年後李何或有廢興高徐必無絕響
斯言當矣虞山二馮顧詆滄浪爲鑿語雖防微杜漸欲

戒浮聲未免排之過當執肴蒸折俎爲古禮而欲廢尊
羹取朱絃疏越爲雅樂而盡除清笛不能謂其說無理
然實則究不可行况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
平原言之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清晨登隴首羌無故
實鍾記室言之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旣往還心亦吐
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劉舍人亦
言之則此論不倡自儀卿也飴山老人堅執馮說而漁
洋山人獨篤信而不移其亦有由歟田侯松巖以高闕
世胄性耽吟詠扈從灤陽之日退食多暇屢以詩商榷
於余余讀之卽景抒情清思杳杳昔人稱高蘇門詩如

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稱漁洋山人
詩筆墨之外自有性靈登覽之餘別深懷抱一吟一詠
彷彿遇之此在脫屣軒冕耽思泉石者已不可多得而
侯承藉世廕日出於紫霄丹地之間吐納烟霞呼吸沆
瀣隨其意象天籟自鳴此其胸次寥蕭又加山林之士
一等矣愛玩不置爲題數行於紙末俟還京之日當更
借侯全集讀之以快所欲睹也

清豔堂詩序

人心之靈秀發爲文章猶地脈之靈秀融結而爲山水
燕趙秦隴之山水渾厚雄深吳越之山水清柔秀削巴

蜀之山水峭拔險巖湖湘之山水幽深明靜閩粵之山水
嶽崎繚曲滇黔之山水莽蒼鬱律千態萬狀無一相
同而其爲名勝則一也蘇李之詩天成曹劉之詩闕博
嵇阮之詩妙遠陶謝之詩高逸沈范之詩工麗陳張之
詩高秀沈宋之詩宏整李杜之詩高深王孟之詩淡靜
高岑之詩悲壯錢郎之詩婉秀元白之詩樸實溫李之
詩綺縟千變萬化不名一體而其抒寫性情則一也帝
嬀有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揚雄有言曰言心聲也文心
畫也故善爲詩者其思濬發於性靈其意陶鎔於學問
凡物色之感於外與喜怒哀樂之動於中者兩相薄而

發爲歌詠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如泉石相春自然成響劉勰所謂情往似贈興來如答蓋卽此意豈步步趨趨摹擬刻畫寄人籬下者所可擬哉思元主人喜爲詩觸機勃發天籟自鳴不求苟同於古人而自無不同不求苟異於古人而自然能異陳簡齋墨梅詩曰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昀每一長吟輒悠然作天際想此真心之靈秀發爲文章非尋章摘句者所可擬矣春秋方富進猶未已昀焉能測其所至哉

清豔堂賦序

古稱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然所謂賦者仍詩耳荀卿

諸賦其體始變屈原宋玉之楚詞漢書藝文志並題曰賦體乃與後世近矣故班固兩都賦序稱賦者古詩之流也建安以前無詠物之詩凡詠物者多用賦如西京雜記載枚乘諸人賦於都京大篇以外別爲一格沿及魏晉作者益繁詞亦漸趨於排偶陸機文賦稱賦體物而瀏亮蓋就一時之體言之不足以盡賦之長也至唐調露中始以賦試進士而律體成焉沿及宋元彌趨工巧而得失亦遂互呈至堆積故實排砌奇字之賦則明人作俑知文章之體裁者斷不爲矣思元主人工爲詩以餘力更及於賦近作二十六篇昀伏几讀之見其擷

徐庾之精華而參以歐蘇之變化清思綿邈靈氣縱橫
玉堂金馬之彥專業於是者或不能及而餘力爲之顧
游行自在乃如是蓋詩之與賦如書之與畫體格異而
運掉之關捩則同故善書者多善畫而工詩者亦多工
賦理之自然無足異也然則世之求工是技者反求其
本足矣西京雜記所載司馬相如之論徒張大其詞耳

挹綠軒詩集序

書稱詩言志論語稱思無邪子夏詩序兼括其旨曰發
乎情止乎禮義詩之本旨盡是矣其間觸目起興借物
寓懷如楊柳雨雪之類爲後人所長吟而遠想者情景

之相生天然奏泊非六義之根柢也然風會所趨質文
遞變如食本療飢而陸海窮究其滋味衣本禦寒而纂
組漸鬪其工巧於是乎詠物之作起於建安游覽之篇
沿於典午至陶謝而標其宗至王孟韋柳而參其妙至
蘇黃而極其變自唐至今遂傳爲詩學之正脈不復能
全宗三百篇矣飴山老人作談龍錄力主詩中有人之
說固不爲無見要其冥心妙悟興象玲瓏情景交融有
餘不盡之致超然於畦封之外者滄浪所論與風人之
旨固未嘗相背馳也邁仁先生幼嗜吟出入

禁闈數十年夙夜勤勞未嘗輟業所著挹綠軒詩集上

溯漢魏下挹唐宋性情真至文詞爾雅隨事抒懷不屑
屑以鏤金錯采爲工而天葩獨秀一洗庸音讀之醜醜
有餘味雖遭遇

聖明夙蒙

眷注無抑塞不平之氣以發其奇逸縱橫又生長京華
足迹所及者近未能涉歷名山大川以開拓其胸次而
俯仰千古之思周覽四海之志筆墨間往往遇之卽偶
然閒適之作亦一邱一壑具有遠致讀之使人穆然以
思所謂詩家之正脈其在斯乎又何必十首蔡吟始爲
接踵小雅哉會先生索余作序因畧述詩家正變之由

以告世之務講濂洛風雅者

鏤冰詩鈔序

畿輔詩人惟任邱龐雪厓先生名最著其時漁洋山人以談詩奔走天下士莫不攀附門牆借齒牙餘論惟益都趙飴山先生齟齬相爭至今不著一字之說與詩中有人之說斷斷然不相下也雪厓與德州田山薑先生則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和故漁洋說部於山薑有微詞於雪厓僅稱其切防美人笑跛者春來不過平原門一二小詩始門戶之見賢者亦不免歎顧山薑作叢碧山房集序僅許爲香山劍南之遺殊不甚推重雪厓刊以

弁首亦不以爲嫌賢者之所見至今又莫能測也嘗竊
論之山薑以雄傑之才上規八代而學問奧博又足以
副之故其詩沈博絕麗縱橫一時其視雪厓固猶齊晉
之霸視秉禮之弱魯也故不肯折服亦不敢凌鑠姑取
其近似者稱之云爾雪厓詩平易近人而法律謹嚴情
景融洽故優柔蘊藉往往一唱三歎有餘不盡得風人
言外之旨譬以白陸白陸未始非正聲也受而不辭殆
以是矣雪厓以後北士之續其響者惟景州李露園曹
麗天任邱邊隨園李廉衣獻縣戈芥舟寥寥數人惜其
遺集皆在存亡間不甚著也余初從同年毛其人家識

其外舅易州單公爲人侃侃有直氣而恂恂有儒者風
心頗重之初不知其工詩也單公歿後其同里趙君象
菴執其鏤冰詩鈔屬余刊定將授梓余受讀之與雪厓
詩如出一轍蓋兩家均上溯三唐下薄兩宋務得性情
之正雪厓則天分稍弱而研鍊較深單公則揮灑自如
而神骨適上要其合作均可以相視而笑也龐公往矣
余不及見無所憾單公則相識三十年竟未知其詩今
始知之已不及與談鄉黨之中有是作者乃徒於楮墨
之間恬吟密詠慨然想見其爲人是則余之所深歎者
若公則蓄寶希聲文章之價自在固不以余之早知與

否爲詩品之輕重也

鶴街詩稿序

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古之風人特自寫其悲愉旁抒其
美刺而已心靈百變物色萬端逢所感觸遂生寄託寄
託旣遠與象彌深於是緣情之什漸化爲文章如食本
以養生而八珍五鼎緣以講滋味衣本以禦寒而纂組
錦繡緣以講工巧相沿而至莫知其然而亦遂相沿不
可廢故體格日新宗派日別作者各以其才力學問智
角賢爭詩之變態遂至於隸首不能算然自漢魏以至
今日其源流正變勝負得失雖相競者非一日而撮其

大槩不過擬議變化之兩途從擬議之說最著者無過青邱仿漢魏似漢魏仿六朝似六朝仿唐似唐仿宋似宋而問青邱之體裁如何則莫能舉也從變化之說最著者無過鐵崖怪怪奇奇不能方物而卒不能解文妖之目其亦勞而鮮功乎余嘗謂古人爲詩似難尙易今人爲詩似易實難余自早歲受書卽學歌詠中間奮其意氣與天下勝流相倡和頗不欲後人今年將八十轉瑟縮不敢著一語平生吟稿亦不敢自存蓋閱歷漸深檢點得意之作大抵古人所已道其馳騁自喜又往往皆古人所搗呵撚鬚擁被徒自苦耳嘉慶辛酉童鶴街

侍郎以疾卒於學使任其嗣君以余與鶴街相契久舉
其平生詩稿四卷乞序於余余久不爲詩亦不甚索觀
人詩久且不與人論詩故不知鶴街有是集今觀所作
一一能抒其性情憂憂獨造不落因陳之窠臼而意境
遙深隱合溫柔敦厚之旨亦不儂古人之規矩其鮮華
秀拔神骨天成不強回筆端作樸素之貌而自然不入
於纖麗是真能自言其志毅然自爲一家矣惜余四十
餘年日與游而不相知徒於風流頓盡之後撫其遺文
慨然遠想如見故人也
有詩如此自足以傳原不必借
余爲元晏所以不辭而序之者余嘗謂太冲求序於元

晏而千百年後元晏不甚以文章著轉賴序三都賦一事傳爲美談余於鶴街儻亦如斯乎

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序

詩日變而日新余校定四庫所見不下數千家其體已無所不備故至嘉隆七子變無可變於是轉而言復古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非如是不得入宗派然摹擬形似可以駭俗目而不可以炫真識於是公安竟陵乘機別出么絃側調纖詭相矜風雅遺音迫明季而掃地焉論者謂王李之派有擬議而無變化故塵飯土羹三袁鍾譚之派有變化而無擬議故面規破矩蓋必心靈

自運而後能不立一法不離一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也門人蔣子士鎔嘗以趙君渭川四百三十二峯
草堂詩鈔求余序年來筆墨委積日不暇給恒擇其督
之急者而先應余諾而未作也癸亥二月蔣子遣專使
來索遂撥冗開讀三夕乃竟見其詩根柢眉山而精思
陶冶如花釀蜜如黍作酒得其神不襲其貌卓然自爲
一家天下之善學蘇者蓋莫君若長吟短詠自臧其相
見之晚也惟是東坡才筆橫據一代未有異詞而元遺
山論詩絕句乃曰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又曰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言詩到蘇

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二公均屬詞宗而元之持論若不欲人鑽仰於蘇者其故殆不可曉余嘉慶壬戌典會試三場以此條發策四千人莫余答也惟揭曉前一夕得朱子士彥卷對曰南宋末年江湖一派萬口同音故元好問追尋源本作是懲羹吹竇之論又南北分疆未免心存畛域其中州集末題詩一則曰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一則曰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詞意曉然未可執爲定論也喜其洞見癥結急爲補入榜中然則趙君詩之胎息於蘇其亦深知此意歟趙君所與倡和者余多未識所識者如李南澗爲

余庚辰所取士周書昌戴東原余秋室皆以余薦修四庫全書入翰林孫淵如爲余讀卷所取士其人並學問文章具有端緒知趙君之友益知趙君之詩矣因撥落酬應爲書數行於簡端若夫詞句之舛陋則本非善步加以急行趙君諒之可矣

詩教堂詩集序

詩之名始見虞書詩言志之旨亦卽見虞書孔子刪詩傳諸子夏子夏之小序誠不免漢儒之附益其大序一篇出自聖門之授受反覆申明仍不出言志之意則詩之本義可知矣故後來沿作千變萬化而終以人品心

術爲根柢人品高則詩格高心術正則詩體正陶詩無
瑯琢之工亦無巧麗之句而論者謂如絳雲在霄舒卷
自如李杜齊名後人不敢置優劣而忠愛悱惻溫柔敦
厚醉心於杜者究多豈非人品心術之不同歟嘉慶丙
辰余典會試得武陵趙子慎畛嘗自言幼而孤露賴舅
氏王君孝承以成立因以王君往來訓誨之書札裝潢
成卷乞余題跋余讀之持論嚴正慮事深遠而委婉提
撕委曲周至若惟恐趙子立志立身之不定又恐趙子
徒知立志立身而乖僻不達世務者粹然儒者之言與
矜心作意驚名講學者迥異因爲附識其卷末趙子以

余能知王君復以所著詩教堂集乞余爲序集凡六卷
曰研農草曰郵籤集曰閩海二集曰庫篷獨倡集曰松
濤園草曰南咳書屋鈔曰夫江草而附以詩餘蓋暮年
精自沙汰之本故其中可傳者多其間清空縹緲之詞
沈博絕麗之作亦有觸景寄懷溢爲奇崛之氣者而自
標全集之名則統謂之詩教夫兩漢以後百代爭鳴多
不知詩之有教亦多不知詩可立教故晉宋歧而元談
歧而山水此教外別傳者也大抵與教無裨亦無所損
齊梁以下變而綺麗遂多綺羅脂粉之篇濫觴於玉臺
新詠而弊極於香奩集風流相尙詩教之決裂久矣有

宋諸儒起而矯之於是文章正宗作於前濂洛風雅起於後借詠歌以談道學固不失無邪之宗旨然不言人事而言天性與理固無所礙而於興觀羣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則又大相徑庭矣王君之詩不爲巉巖陡絕之論亦不爲奇怪惶惑之態而和平溫厚能不失聖人立教之遺意其斯爲人品高則詩格高心術正則詩體正歟惜余未挹其風采末由一論詩教也

積靜逸先生經義序

謂清歌妙舞不如勝水名山謂珠玉錦繡不如彝鼎書畫謂肥馬輕裘不如蒔花養竹此所謂不解事人矣然

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士各有志究亦莫能相強也嘗通此意以談藝詩古文自明正嘉以來前後七子倡言復古而偽體於是大興然未敢以其說入經義蓋以詩古文皆自立言而經義則代聖賢言聖賢之言不容以雜說亂也其以選體入經義者則崇禎中幾社爲職志然選言猶慎臥子彞仲諸遺篇可覆按也末學承流失其本始於是以致選體爲經義而孔曾思孟俱變爲詞賦家矣操觚之士但鈔得分類之書數冊卽可以雄視一世而先正遺藁塾中束不復觀坊間亦置不復刻後學欲求見典型竟莫由焉嘉慶丁巳冬觀菊於積子慶亭家

慶亭出其大父靜逸先生經義數十首相示先生生於
康熙中尙及見當時碩學其文多徐健菴仇滄柱孫起
山方朴山王雲衢儲同人王虛舟諸公所點定雍正癸
卯舉於鄉出高安朱文端公桐城張文和公之門後官
侍講學士與昌平陳紫瀾先生善故三公所點定者尤
多其文按脈切理具有典型信爲淵源之有自與無師
之學迥然有殊再四雜誦覺耳目爲之開朗昔王李縱
橫之日歸震川獨抱遺經與之撐拄當其時弗能勝也
日久論定公道乃明雖弁州之傲然自命後題震川遺
像亦有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之語

豈非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乎先生之文余不敢蹈文社
標榜之習遽謂可追步震川然位置近代儲王諸公間
真無愧色也慶亭將謀劄求序於余余喜其不失古
格因不辭而序之如右

李參奉詩鈔序

我

皇上聲教覃敷大瀛內外罔不砥屬重譯而通者蓋不
可僂指其間同文之國三曰朝鮮曰琉球曰安南安南
故陶唐之南交琉球雖隋代始通而密邇八閩明太祖
以中國十六族留居其地蕃衍者三四百年故詩書皆

與中國等朝鮮在漢爲元菟樂浪二郡地再溯而上則周武王以封箕子知夏殷尙隸版圖使爲海外之殊域武王安得割而封箕子安能撫而有哉故其國聲明文物較琉球安南爲獨盛余再掌春官實司四方之職貢每

御筵燕饗引導外藩見諸國使臣廣颺

睿藻者亦朝鮮篇什爲多工豈非近

光之地濡

聖化者深且久哉今歲春貢使通文館教授金君成中出其國李參奉集乞余序參奉始末余弗能詳考也然

就其詩而論則可謂篤志斯事矣考新羅之詩初見於唐雞林相解辨白香山詩亦見於唐自是以後名章雋句多散見於諸書而全集傳於中國者則世罕見余典校四庫自明以來著錄者惟徐敬德花溪集而已敬德

講宋儒之學其詩亦近濂洛風雅

宋末仁山金履祥所選

特講壇

之餘事參奉之詩則真詩人之詩矣大抵自郊島導源而冥心孤詣擺落蹊徑其秀拔者有塵外之致其蕭疎淡遠者有絃外之音蓋自北宋以來談詩者各有門戶往往爲流派所拘其才大者又往往激而橫溢改錯個規參奉居滄溟以外閉戶孤吟泊然無黨同伐異之見

故翻能直抒性情爲自鳴之天籟也披函微詠慨然想
見其爲人詢之金君知久隨物化又爲悵然念

聖朝綏撫藩邦中外一體文士談藝亦應無中外之歧
可勿一爲品題以發幽光哉故因金君之請漫爲之序
併屬金君傳語東國士大夫

聖天子文德覃敷千載一遇苟能仰承
教思刻意著作非惟

殿前摘藻邀不世之殊榮卽不克觀

上國之光而篇什足傳亦終能表見參奉此集是矣顏
光祿贈王太常詩曰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蓄寶每

希聲雖祕猶彰徹諸君子尙其勉之

耳溪詩集序

鄭樵有言瞿曇之書能至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
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此似是而不盡然也夫地員
九萬國土至多自其異者言之豈但聲音障礙卽文字
亦障礙自其同者言之則殊方絕域有不同之文字而
無不同之性情亦無不同之義理故凡宣暢性情辨別
義理者雖宛轉重譯而意皆可明見於經者春秋傳載
戎子駒支自云言語不通而能賦青蠅是中夏之文章
可通於外國見於史者東觀漢記載白狼王慕德諸歌

具註譯語是外國之文章亦可通於中夏况乎文字本
同者其所著作又何中外之殊哉特工拙得失視其人
之自爲耳唐武平一景龍文館記載中宗正月五日蓬
萊宮聯句有吐蕃舍人明悉獵今金川以及廓爾喀其
故地也竟無能繼者宋計敏夫唐詩紀事載南詔國王
驃信與其清平官等唱和今緬甸其故地也亦無能繼
者其同文之國納贄獻琛得簪筆

彤墀廣颺

天藻者惟朝鮮琉球安南而篇什華瞻上邀

睿賞惟朝鮮爲多其詩文集傳入中原者亦朝鮮爲最

駁余兩掌春官職典屬國所見不能縷數也乾隆甲寅冬判中樞府事洪君漢師以職貢來京師器宇深重知爲君子旣而知其先以庚寅奉使與德定圍尙書博晰齋洗馬戴蓮士修撰遞相唱和與之語聲音障礙如鄭樵之所云索其詩因出所著耳溪集求余爲序近體有中唐遺響五言吐詞天拔秀削絕人可位置馬戴劉長卿間七言亮節微情與江東丁卯二集亦相伯仲七言古體縱橫似東坡而平易近人足資勸戒又多如白傅大抵和平溫厚無才人妍媚之態又民生國計念念不忘亦無名士放誕風流之氣觀其耳溪文集中有與人

論詩數篇往往能洞見根柢深究流別宜其醞釀深厚
葩采自流所謂詩人之詩異乎詞人之詩矣余天性孤
峭雅不喜文社詩壇互相標榜第念文章之患莫大乎
門戶元遺山詩曰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
若從華實評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此以疆域爭門戶
也劉後村詩曰書如逐客猶遭黜詞取橫汾亦恐非箏
笛安能諧雅樂綺羅原未識深衣此以學術爭門戶也
朋黨之見君子病焉朝鮮距京畿最近內屬最早奉職
貢最虔沐浴
釀化亦最久

聖朝六合一家已視猶闕貢使文章又有志於古作者如區分畛域置之不道是所見與門戶等豈

王道蕩蕩無偏無黨之意哉因爲書數行并於簡首俾四瀛以外知詩也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此心此理含識皆同非聲音文字之殊所能障礙共相傳習一如朝鮮之儒雅

文德之敷其益恢益遠矣乎

耳溪文集序

飴山老人談龍錄引吳修齡之言曰意喻之米文則炊而爲飯詩則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則變盡其意謂

文易而詩難也余則謂詩文各有體裁亦各有難易杜
子美之詩才而散文多詰屈皇甫湜李翱之文筆而詩
皆拙鈍才有偏長殆不可強古來詩文皆長者屈指典
籍代不數人其餘巨製鴻篇汗牛充棟大抵文附詩傳
詩附文傳備一家之著作而已余旣爲朝鮮洪君序詩
集復得其文集讀之不以贗古摹秦漢如嘉隆七子所
爲亦不以機調摹八家如鹿門之末派方圓自造惟意
所如其寄託恢奇上薄元結孫樵劉蛻其清辨滔滔出
入於眉山父子卽一二小品亦擺落公安竟陵之窠臼
嶽崎磊落別調獨彈其心思如水瀉地縱橫曼衍其氣

機如雲出岫宕漾自如皆洋洋纏纏初無定範意盡言止而文成法立焉其諸天機之所到乎然非縱心一往不醇而遽肆者也夫善御馬者銜勒在握則注波驀澗而不蹶善操舟者針舵不失則衝風破浪而無損善用兵者客主之形奇正之用罔不先機坐照則節制百萬之師而不亂先操其本故也洪君之文雖暢所欲言而大旨則主於明道其言道也不游談鮮實索之於先天無極不創論駭俗求之於索隱行怪而惟探本於六經蓋經者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道者理也事之制也理明則天下之是非不淆百爲之進退有準千變萬化

不離其宗以應世則操縱咸宜以立言則了了於心者
自了了於口投之所向無不如志然則洪君之文其又
勝於詩矣乎洪君之詩其亦根柢於文矣乎杜陵有言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洪君見此其亦相視而笑否
耶

明臯文集序

文以載道非濂溪之創論也理扶質以立榦文垂條以
結繁陸平原實先發之要皆孔子所謂言有物也顧真
西山文章正宗黜逐客書斥橫汾詞劉後村以深衣雅
樂譬之謂非綺羅箏笛所能比而卒不能與昭明之選

爭後先唐荆川宗法韓歐足以左挹遵巖右拍熙甫而論者終有晚年著作攙八語錄之疑是豈理之不足乎毋乃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如孔子之所云乎夫事必有理推闡其理融會貫通分析別白使是非得失釐然具見其端緒是謂之文文而不根於理雖鯨鏗春麗終爲浮詞理而不宣以文雖詞嚴義正亦終病其不雅馴譬諸禮樂禮主於敬理也然袒裼而拜君父則不足以爲敬樂主於和理也然喧呶歌舞快然肆意則不足以爲和唐以前文論事者多論理者少固已宋以後講學之家發明聖道其理不爲不精而置諸詞苑宛如王氏

中說太公家訓爲李習之所不滿其故不可深長思乎
朝鮮徐判書明臯奉使來朝余適掌春官職典屬國得
接其言論因得讀其所作學道關及明臯詩文集其學
道關以正蒙之精思參以皇極經世之觀物卽數闡理
卽理明數哀然成一家言詩則規撫金仁山濂洛風雅
自成一格其文則揖讓俯仰有歐陽子之風度而大旨
根柢理要不失洛閩之正宗彬彬乎質有其文是非雕
章繪句者所能亦非南宋以來方言俚語皆可入文者
所能也東國聲詩傳播中國者多矣文筆傳播中國者
余惟見徐君敬德一集然頗有荆川晚年之意續見耳

溪文集歎爲希有不意今復見君信斯邦世傳詩禮具有古風非但以篇詠擅長矣判書乞余爲序判書論文有鍊液成核之說蓋研究微奧擷其精華凝聚精華結爲根柢譬如道家鍊精神氣以成丹乃養爲聖胎神通自在劉舍人云取鎔經義自鑄偉詞韓吏部云約六經之旨以成文經理窟也鎔也鑄也約也成也卽判書所謂鍊液成核者也判書深講道學而文則異講學諸儒之樸僂厥有由歟因書以爲序且因判書以質諸耳溪焉

曹綺莊先生遺稿序

夫聞風知悅華林無不折之芳蓄寶希聲玉水有必彰
之驗叢滋楚畹恒見佩於騷人璞孕荆山終自登於清
廟是則然矣然而芷蘭並采或遺未發之馨香圭璧咸
陳亦有不雕之瑊玳霜摧風敗一生空谷長埋土蝕苔
封終古連城莫識斯非幽人所爲太息而志士所爲深
悲者歟綺莊先生河間景州人也早年豪宕蹤跡東山
中歲幽憂栖遲南畝廿七後甫能力學大似於老泉五
十時始解爲詩僅先於常侍傳魯人之訓故初遇申培
申蒼嶺先生吟楚客之江山更偕宋玉宋蒙泉前輩沈思怫鬱幾
於態變風雲妙悟希微遂已句成冰雪擢肝鏤腎窮意

象之欲生出脇穿心挾形神以俱往譬諸禪學直如香
象渡河擬以書家可比怒猊抉石加以遭家坎壈哀時
命之不猶觸緒纏綿畔牢愁其誰語美人香草時爲託
意之詞秋蟀春鷓大有緣情之作憂多歡寡劇憐貞曜
先生才秀人微終作襄陽處士當其長愁養病惟寓於
詩究以不樂損年竟瀕於死嗟乎洪河西導崑崙通星
宿之源巨浸東浮渤海聚尾閭之勢迢迢九派間氣常
鍾落落千秋風流代挺毛博士傳經而後六義彰明張
平子作相以來四愁傳諷懷珠握璧厯代相承摘艷薰
香於今彌盛吾邱一老初崛起於燕南

龐雪厓先生

瀛海謠

賢遂連翩於冀北邊徵君趙珍之浩唱雪柱冰車李明府

嶧山之深情風琴雅管文園李太史前輩則雲霞異色卓爾不

羣芥舟戈太史前輩則山水清音翛然自遠莫不早登祿籍

得身依簪組之班卽或高臥衡門亦名動公卿之座同

時雅契競看東野雲龍一代清風爭識北山猿鶴先生

乃哦詩窮巷抱病明時文章不光於廟廊姓氏不出於

州里有情捐棄獨看舍北之松無路遭逢空感江南之

橘黃泉賫恨長夜茫茫白首攻文壯心鬱鬱較數子者

不其悲歟均生同桑梓僅得神交誼結金蘭早經心許

龍文虎脊屢披四傑之篇蒙泉前輩選廣川四子詩爲金谷村李臨原李秋厓及先

生鳳舉鴻軒謬附五君之末路原作擬五君詠爲金谷村申蒼嶺李秋厓先生暨

余託序文於元晏感激生前撫遺稿於相如凄涼歿後

江河萬古誰當吟杜甫之詩烟草一邱我欲弔方干之

墓

絳雲別誌序

生生世界轉若颺輪種種因緣幻如泡影鶯飛草長人間多早謝之花桂老蟾寒天上無長圓之月傷心黃土幾玉碎而珠沈埋骨青山終金銷而石泐去來一瞬瞿曇借譬於芭蕉夢覺兩忘莊叟委心於蝴蝶良有以也豈不然乎然而才士情多佳人命薄吟連秋蟀恒哀厲

而彌長絲引春蠶軌纏綿而不盡彼雄蜂與雌蝶會合
參差或孤鳳與離鸞幽憂阻隔疎桐缺月憶驚起之回
頭畫角斜陽感重來之照影情難自己悲不待言至成
連理之枝復拆同心之蒂鴛鴦待闕歡娛之日無多鸚
鵡呼名離別之期遽及綠珠吹笛訝哀韻之先聞紫玉
成烟悵離魂之不返百年長恨伊人遠隔幽明萬世無
期此別遂終天地繡幃却扇憶當時宛似仙游錦瑟驚
絃悵一霎真如夢破榮回一念難憑萱草以消憂繳繞
千重誰向丁香而解結是尤非忘情太上所能斷其夤
緣說法空王所可剗其愁緒者矣女史絳雲者簡亭先

生之侍姬也系從京兆樹紀田荆家住析津人稱燕玉

四非奏曲前身本是仙娥王母侍女有田四非兩字聯名夙世原

從詞客辛幼安有妾姓田因名曰田田筆牀硯匣時參鍼黹之間脂盞

香奩具有詩書之氣楸枰暖玉巧運心靈桐衲冰絃妙

傳指法神棲淡泊不容輕許王昌志秉幽閒詎肯一窺

宋玉懸知未嫁幾勞鐵網之千絲待價斯沽合得珍珠

之十斛夙緣偶遇忽逢青鳥之媒嘉禮初成恰似彩鸞

之駕柳枝五首擬酬知己於樊南荷葉雙垂遂委終身

於耘耨斯時也駢鉤翠帳時其清言繭紙烏絲兼多新

詠太白舉杯以邀月望若神仙小紅低唱以吹簫儼然

圖畫南朝之褻展能教見者生憐誇北地之胭脂或
亦聞而遙妬風臺月榭對斯人足以自娛茗盃薰鑪老
是鄉亦何所憾而乃慧難兼福玉不堅牢樂反成悲花
纔頃刻梅兄礬弟斷腸本種於前生蘭姊瓊姨抱恨遂
綿於終古香魂一去驚聞薤露之聲遺挂虛存悵憶梨
雲之夢爲歡未足四旬之嫵婉方新有數難移廿載之
光陰何促雖無情者寧不悽然所以感念存亡追維今
昔蘇玉局悼傷之什對此茫茫張司空兒女之情何能
已已繁音婉轉大有新詩軟語依稀兼成別傳埋香葬
玉覺悽動乎肝脾臏馥殘膏諒感均乎頽艷白太傅之

吟都子誰其繼之沈下賢之記汜人近乎是矣嗟乎色
是空空卽是色固可澄觀因生果果又生因亦由自造
玉環可辨知前身再世之非誣金鈿同堅信天上人間
之相見三生石在姑此時聽我銷憂一瓣香存會有日
證公結願

王偉人相國七十序

乾隆五十有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爲東閣大學士韓城
王公生辰年登七袞淑配齊眉士大夫推爲盛事公方
總理禮曹禮曹同官擬製屏以祝公秉心謙挹再四固
辭河間紀昀曰此非公所得辭也記有之曰天降時雨

山川出雲言聖君有作則名世應運而出也詩有之曰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言良佐碩輔皆河岳英靈之所鍾
非偶然也書有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言大臣以德
召福承天之祐身與國家同其慶也故五帝三王多享
曼壽其諸臣亦多長年中最著者君奭至一百六十歲
周器之銘往往稱壽若召公非其明證歟欽惟我
皇上法天行健無逸永年康彊逢吉協乎鴻範自

御極以至今日斟元陳樞久道化成四瀛謐寧八紘職
貢十全

駿烈榮鏡宇宙而

五代五福之堂八徵

耄念之寶

建極斂福申錫無疆凡

黼座之旁仰瞻

穆穆之光者尤咸慶

綿算延洪爲攝提合維以來所未嘗有而公適際

昌期荷

龍光登中台與古帝臣王佐後先婉烈皤皤鶴髮出入
紫庭蓋乾樞幹運元氣鴻洞而後五星二十八宿得隨
以長旋坤維貞固真精凝結而後五岳四瀆得託以長

流長峙

聖人御宇醜化浹洽而後野多黃耆朝有耆英然則公
值此時登此位得此壽且祥和之驗著於家庭與夫人
同得此壽實

朝廷之化徵

國家之人瑞非公一人一家事也同官是舉正爲
朝廷慶爲

國家慶耳非爲公一人一家慶公何辭焉且

明良契合

聖渥宏深知公懸弧之辰

親揮翰墨

錫以

奎章珍幣寶器駢蕃

賚予在

聖天子之意固以爲公當慶矣公欣承

優眷諒亦不能不自慶矣

聖天子慶公又自慶同官敬踵而慶之此於義未爲不當又方今老成嚮用耆舊駢肩朝班之內以七旬八旬稱觴者歲所恒有其相率而祝嘏公亦未嘗不與公固以慶化徵慶人瑞爲當舉也而公之生辰此區區數

之賤非有金玉錦繡之值足以爲公清介累公使得伸其慶於禮亦未爲不宜諸同官其敬製以獻知公之虛懷必不河漢吾言也

蔣東橋兵部五十序

聖世無遺賢故雖蕭散夷曠之士亦各能以學問文章自致於仕途然其嶽崎之氣與超然物外之懷則不以窮達異也乾隆己酉

御試諸省考官余叨奉

命預校閱得一卷吐言天拔意象多在町畦外惜其詩旁註一字不入程式方咨嗟擬議間同事諸公取視之

僉曰此選試官非選中書舍人也以文章為主繕寫小
誤不爲害竟破格收之初糊名不知爲誰半載後或言
爲兵部主事蔣君東橋也越歲庚戌遇

皇上八旬慶典士大夫競作詩歌祝延

萬年鉅製鴻篇鏗鏘震耀殆不可殫數余於姻家張司
務處見連珠一冊雅而不膚穎而不纖奇矯自喜如鮑
參軍之飢鷹獨出也詢之亦曰蔣君東橋作益心識其
人然迄今尙不相聞問蓋余少日嘗以詩壇文社馳逐
名場老而閱歷世途意氣消歇不復與勝流相角君又
落落寡合退食之餘惟閉戶著書不復知有酬酢事故

兩不相值也。後余子汝似與君之子秋吟偶相遇，因相契厚。余頗惡兒輩事，徵逐然於案頭，見秋吟考具詩一冊，知能世其家學。因聽其往來，勿禁旣而秋吟從汝，似乞余文壽君。汝似姑以告，而疑初未相識，無可措語。余曰：吾曹讀書論古，遇高風逸韻，恒撫卷想見其爲人，豈必曾相識哉？因語之曰：致壽之道有二：一曰壽世，金有銷石有泐，而所鑄刻之文終不可磨滅是也；一曰壽身，人之一身精氣神而已，營營驚外則神恒勞，神勞則氣耗而精消，形因以敝，達者樂其在我，外物之得失惟其所遇，則神恒恬，神恬則氣聚而精凝，形因以不衰。山林

高士往往耆年是也。蔣君文章足以傳而淡泊寡慾又足以自養其生。二者其兼之矣。乎惟蔣君以科第起家而宦途頗坎坷論者每爲深惜。余謂雲中之鶴翱翔自適澗底之松支離不中繩墨是皆無用於世而古來相與詠歌之圖畫之若憾不得與爲儔侶者而鶴與松亦以自全其天不與凡禽雜木同腐朽人各有能有不能少陵太白何必定爲姚宋李郭哉。余之壽蔣君者止此。若夫一切祝嘏之詞余本不能作。又聞將乞梁山舟前輩書山舟固蕭散夷曠者。余懼其見之閤筆也。亦弗敢作焉。汝似因秋吟以質蔣君。或亦相視而笑不病余之。

不善與耶

梁天池封翁八十序

有安命之學有立命之學是二者若相反然安命卽立命也夫徼倖於所不可知是謂不安命殞然而不爲所當爲是謂不立命不徼倖所不可知而務爲所當爲久之未有無獲者是謂安命以立命其理昭昭然也乾隆甲申余視學福建得梁生斯明斯儀兄弟於童試中時封翁年五十餘偕其長君斯震次君斯志與試諸生間俱高等觀察朱石君告余曰是其家自明以來爲諸生者十四世矣雖未有掇巍科登顯宦者然其志初不以

此爲得失也余聞而壯之旣而梁生兄弟相繼舉於鄉
乙未斯儀成進士有聲詞館今歲癸卯封翁壽躋八袞
梁生乃先期屬余爲文以侑余因謂之曰人自數歲受
書孰不期奮身功名耶一挫於有司憤矣再挫疑矣數
挫以後悔而謝去者不知凡幾况能傳及再世况能傳
及十餘世困頓三四百年而不悔此其人海內不數家
也困頓至十餘世命也困頓十餘世而不悔安命也此
其志足立命矣今聞封翁諸孫復翹然庠序中蒸蒸繼
起福澤方未艾而老人躬膺

錫命幽髮康強身名俱泰此在數載以前封翁豈遽期

如此耶莫之期而自如此且其勢將有不止於此者所以爲能安命之效也江出岷山不過濫觴河出崑崙狐可躍而過迨迂曲行數千里衆水會之乃極天下之浩渺豈非彌積彌盛遂沛然不可遏抑耶此足以驗立命之學矣斯儀兄弟敬爲傳語封翁前日期頤壽考可以自致其理亦如是也夫

完顏母戴佳太夫人五十序

乾隆五十有一年歲在柔兆敦牂五月二十有二日爲誥封一品夫人完顏母戴佳太夫人五旬設帨之辰太夫人爲前直隸總督慤勤公之女前刑部侍郎勉齋公

之配今獻縣知縣曉巖先生之母以迎養來縣署將稱觴獻壽致戲綵之歡以昀忝舊交舉祝詞相屬昀聞古來稱閭德者有女訓焉有婦職焉有母教焉惟制府公際遇

聖朝爲

虞廷岳牧高門名德禮矩斯存家慶所鍾四星叶瑞其淵源蓋有自來太夫人玉孕方流柔嘉天秉鄭經班誠嫺在夙齡言德工容勤符古義雖鈴閣戟門承藉華廡而素心所尙隱然慕桓孟之風是以代國卜婚右軍遣女溫恭淑慎三黨交推知習於姆教者久矣司寇公天

挺珪璋蔚爲國寶自含香郎署擢領龍驤以及贊理夏
官佐司秋憲並道光卿月著績

昌時而專志服官在公夙夜則宜家宜室內助爲多蓋
非惟衣裳五飯中饋靡讐卽昧且雞鳴亦時動儆戒洎
乎天西虎節出鎮河源列戍開屯任侔定遠迢遙二萬
餘里揚旌度隴三年無內顧之憂者太夫人之總持捍
擋與有力焉此又著美於從夫之日者也迨曉巖明府
以製錦名才出典赤縣通達九達巫馬戴星而鶴志常
清麟飢不噬萊蕪塵旣遠師范丹昔之金穴銅山今爲
廉泉讓水雖白璧無瑕原諸天性亦由太夫人身居黻

珮性挹冰霜俾得以菽水承歡葆其貞素是爲教子以
德因而以德及人豈但在桑在梅鳩儀均一爲母道之
所難哉夫德者福之基也太夫人之德如是其早席父
榮長隨夫貴今又享子之祿三從之中諸福咸備於理
固宜且太夫人今年甫五旬精神強固自此而黃髮台
背得壽方未可量曉巖明府又盛年仕宦循聲日彰自
此而特達之知

帝心簡在所以承先志光舊緒者開府建牙固如操券
因是益推太夫人之教以造蒼生之福則太夫人之德
所沾溉者更不知其幾太夫人之福亦益不可量矣此

又昀所先事而預信者也

尹太夫人八十序

內閣學士尹君楚珍改官禮曹

高宗純皇帝恩許歸養蓋太夫人年已七十餘矣嘉慶四年

詔徵君至京師俾條論時政仍以太夫人年高加給事中銜俾歸終養且

特賜摺匣許由驛奏事一時士大夫以爲榮尹君瀕行特過余邸云辛酉某月太夫人年八十乞余文爲壽余文曷足重太夫人顧余與尹君先德松林舍人爲甲戌

同年同入詞館又同以樸拙甚相得尹君繼入詞館松
林又時使以所作詩賦就余商榷故朝紳之內知其家
事者莫若余使祝嘏之詞屬他人操筆不過推原母教
槩以允熊故事稱太夫人賢而已不能得其實也卽以
尹君讜直足以顯親揚名爲太夫人慶亦未盡得其實
也然則太夫人居心行事卓然與古人爭光者非余縷
述世弗能知余固弗得辭也蓋尹君之初邁外艱也奉
太夫人歸故里服闋以後卽擬請終養太夫人曰汝父
子世受

聖恩是不可不報以我老耶我固健以路遠耶我身自

往來少三四月可到非必不能往返也尹君俛首不敢
答然終不治行李太夫人齎促再三則跽出一簡曰服
官以來竊見外吏所爲有不愜於私心者出而不言此
心耿耿終不安言則書生一隅之見未必悉當於世務
或轉爲太夫人憂故寧不出也太夫人方據几坐索視
其稿振衣起立曰兒能上此卽受禍吾無憾雖並我受
禍亦無憾兒行矣自今以往爾置我度外我亦置爾度
外均無不可矣尹君之毅然抗疏蓋由於此士大夫間
有竊惜尹君不爲太夫人計者是烏知尹君又烏知太
夫人哉今太夫人耳目聰明康強不衰上受格外之

恩榮下受南陔之孝養殆以闔壺之身而有士君子之行以德邀福固其理耶抑嘗聞晉人之言曰廉頗藺相如雖死于載下奕奕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奄奄如泉下人然則人之壽與不壽不在年歲之修短叔孫豹所謂三不朽也太夫人之壽永矣豈復與尋常壽母較年之大小哉余今老矣叨列六卿久無建白平生恒內愧尹君今爲太夫人祝追憶舊聞又深愧於太夫人雖不知太夫人視余何如或以此序據實成文差勝於泛泛頌祝徒以期頤富貴相期者不棄其言爲欣然進一觴亦亦可知也

旌表張母黃太孺人節孝序

世之論者輒謂烈易而節難以烈或激於一時之義而節則貞諸百年之久也然節亦正不一矣使天降閔凶稱未亡人上猶有舅姑之依下不無兒女之戀此雖抱天下之至痛然仰承色笑俯視呱啼俱可相與慰藉則猶未爲甚難也若夫孤苦零丁兄弟終鮮而能以孱弱之年矢靡它之節爲宗祊延已絕之緒則非有特立不易之操不足以幾此張母黃太孺人南皮前尋甸州牧黃公諱鉅之女儒士張公諱燕嘉之配也結褵半載張公遽殞孺人年甫十六悲哀號泣痛不欲生徒以祖姑

年高忍死謀奉養因以伯兄子墀瑜爲嗣恩勤教誨無異己出竟屹然得成立迄今孫曾繞膝且寢熾寢昌將光大其門閭向非孺人以一木之支中外屏擋斷不能至是孺人之節詎不偉歟余聞孺人祖姑及姑並以節著三世冰霜萃於一門實爲近今所罕覩其邀

聖天子旌表之典良爲不忝余又聞孺人少習詩禮而尤嫻於女紅自遭罹閔凶益專志於是嘗謂人心必有所注斯妄念不生故侍親撫孤之餘恒繡字不輟所繡班大家東征賦點畫精妙殆滅盡鍼線之迹彭芸楣冢宰偶得借觀目爲藝林鴻寶自爲題跋而命其季女繡

之女卽許適曹地山宗伯之子未婚守節者也余嘗展
冊敬觀如勁柏貞松森然對峙此在孺人爲末節然物
以人重附識之以爲墨苑之佳話焉

紀父達公遺集卷第九